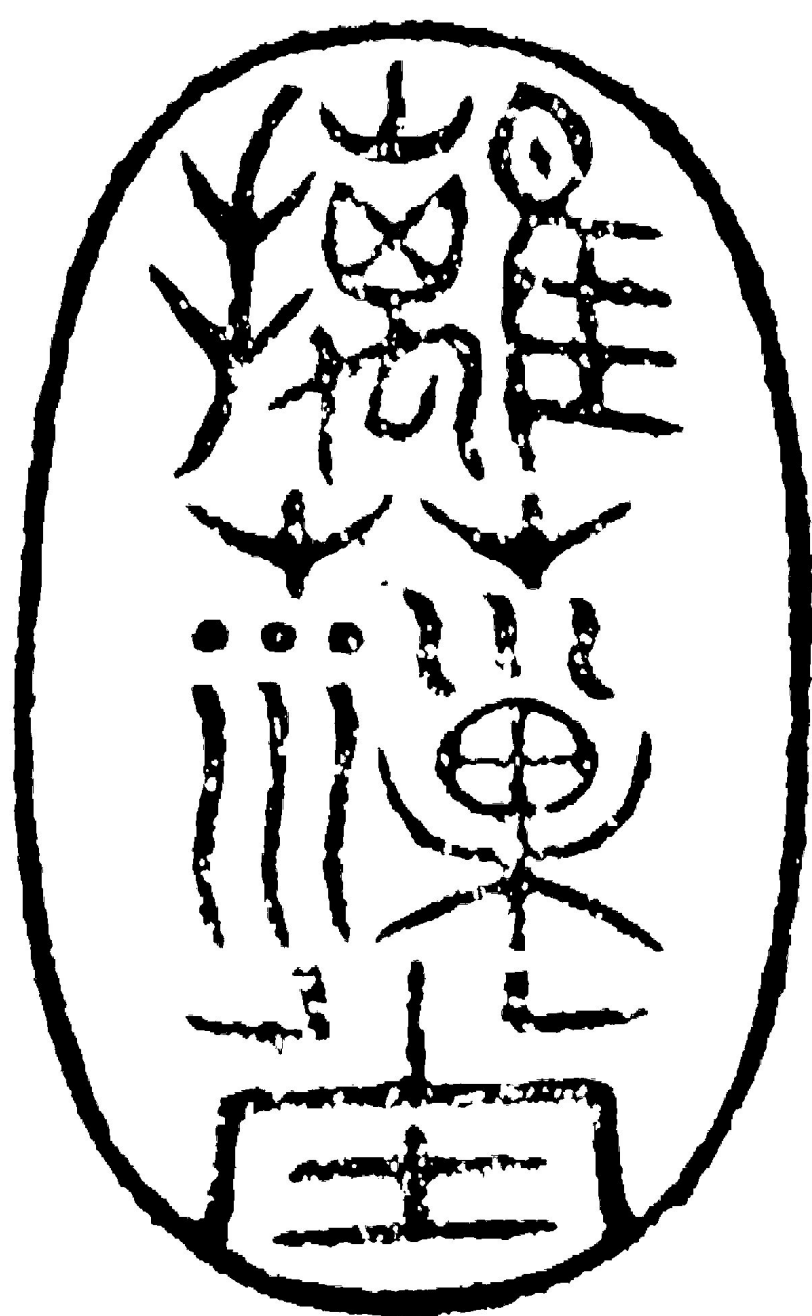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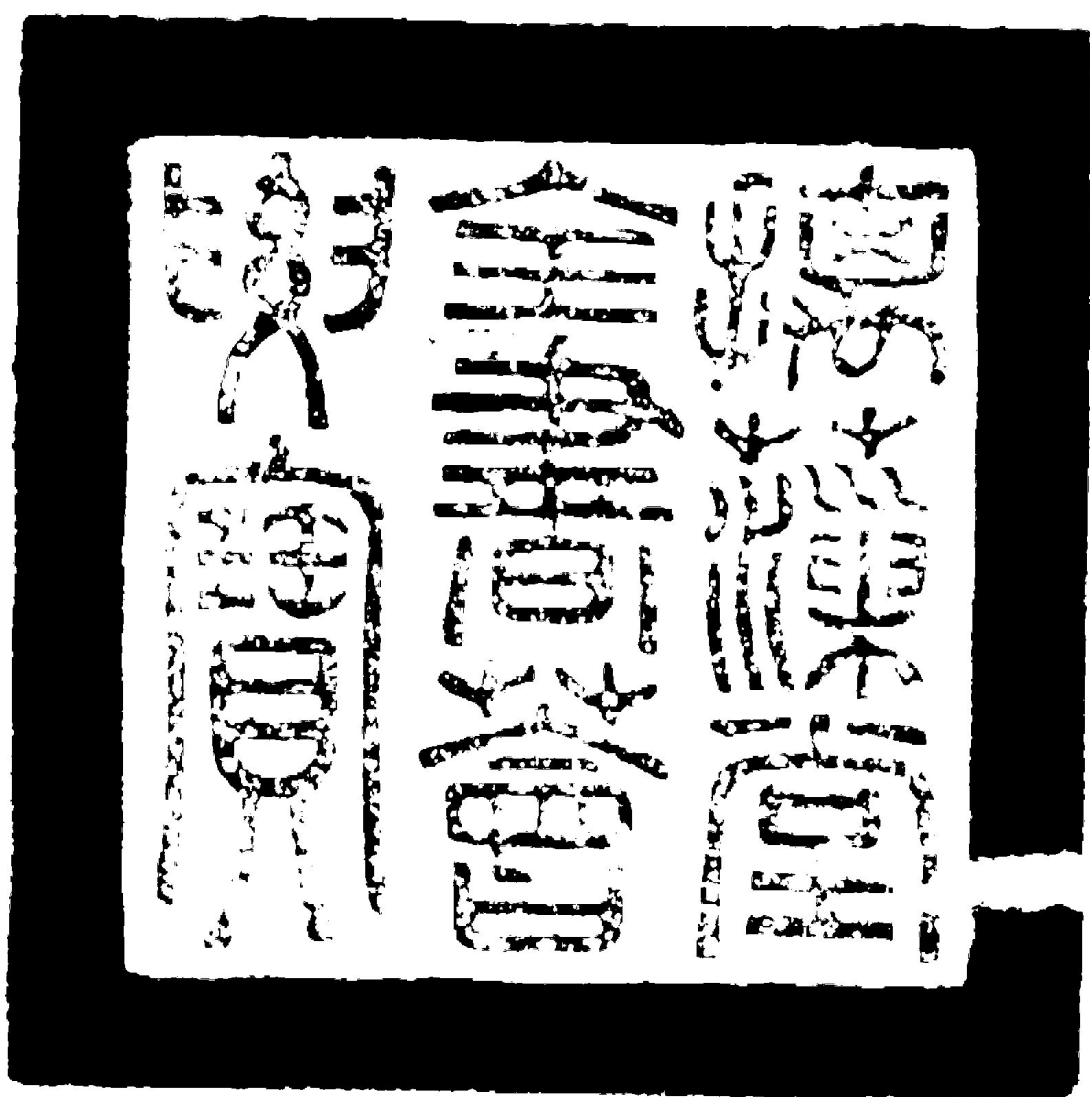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七冊
第七集
總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選古文淵鑒六十四卷 清康熙二十四年聖祖仁皇帝 御選 徐乾學等編注	卷三十五至卷六十四	四二四—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作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錄

唐

韓愈

論佛骨表

禘祫議

復讐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目錄

原道

守戒

師說

張中丞傳後序

爭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浮屠文暢序

送鄭尚書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許郢州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錄

義正詞直足以祛
世俗之惑允為有
唐一代儒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八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字退之鄆州南陽人歷官吏部
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論佛骨表

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
寺王公士庶奔走贊歎愈時為刑部

侍郎上
表極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
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
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
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

水心葉適曰道家澹泊主於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為夷未至於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為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自梁武不能曉用滅國之術當身而失至唐憲宗識慮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致福利悲哉

西山真德秀曰佛骨一表見公扶正道開異端之功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二

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

水憲劉友益曰韓愈表諫佛骨幾致極刑要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

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三

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殿名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桃鬼所惡茢草蒿以掃不祥左傳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視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

禘祫之議紛如聚訟此論折衷衆議條貫井然

時恭奉意曰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實意未嘗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

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

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

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禘祫議

時陳京顏真卿李嶸柳冕裴樞仲子陵韋武陸淳姚南仲王紹王權等各獻議

惟願真卿與愈合此議中所排五說即諸人議也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

時貞元十八年

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

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四

以陛下孝追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

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

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

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

司勳員外郎裴郁等議武德始

立四廟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

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開元中乃

詔宣為獻祖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

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西山真德秀曰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

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等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則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

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

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

左庶子李嶸等

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

土封為壇除地為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

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

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

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員外郎裴樞曰藏神主至禘祫之時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

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郎陳京同官尉仲子陵等與聖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

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

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之祭嘗少者也
韓公禮學精深
蓋諸儒所不及
故其所議獨深
得夫孝子慈孫
報本返始不忘
所由生本意真
可謂萬世之通
法矣程子以為
不可沒觀者此
類是也

臣熙曰駁五說
俱確據典禮非
僅以辯論取勝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
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定公九年公羊傳曰非禮也宮
廟即遠有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商頌玄王桓撥注曰
契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
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
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
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禮儀
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
不祧之廟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實太
祖明神祭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六

典據精核並知經
術之重

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
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
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後卒從尚書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二主於興聖廟
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而後決○朱子曰韓公本
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
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
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
自為尊不相降厥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
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
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
也韓公所議深得孝子慈孫不忘所自生之本意可為
萬世通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七

復讐狀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
讐殺人以中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
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
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
循州愈於是獻議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辯宜令都省集議間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
父不受誅子見於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
復讐可也

定夫游酢曰聖人之治天下於暴亂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讐者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曰某讐也是其子弗與共戴天者也某讐也是其兄弟不反兵者也某讐也是其交游所不同國者也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

仕弗與共天下也遇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諸市朝不反兵而闕

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

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

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

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

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

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

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

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

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

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

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

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

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水憲劉友益曰報仇殺人前已論之詳矣張瑄免死而流固已異於張瑄張瑄之事然亦未能研核其父兄殺之由而愈之議亦不復及此也惜哉

於論事之中暢於國議念文往往有此所以出諸家之上

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

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

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

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

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梁悅事舊唐書見於憲宗紀刑志新唐書見於孝子張瑒傳

自太宗至是復讐者七人原者三不原者四悅其一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以闕輔

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愈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

欽定四庫全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

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

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

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

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

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

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

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禹脩方岳貢曰
似李尋章案災
異奏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
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
今緣旱而停選舉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
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
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
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
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
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傳說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

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
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
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
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原道

真德秀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
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
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
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
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
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
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

與行閣深理總解
這荀揚輩未足方
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二

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
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
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
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
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
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
正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
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
譏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
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
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為老
氏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
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程朱二先生有取於
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
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
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
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為性又曰
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
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
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
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
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
之於天者也子者即二先生之說而
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胸中矣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震川歸有光曰
原道一篇立言
正大發先儒所
未發唐書稱其
與舒宏深與孟
軻揚雄相表裏

之也其見者小也

老子大道廢有仁義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

吾所謂德也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凡吾所謂道德云

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

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三

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主異端者

必以聖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汙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

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而佐佑六經知
言哉至其為文
神說萬狀出有
入無震蕩天地
則自孔孟後大
文章矣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

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

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

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三

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

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

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鹿門茅坤曰開
佛老之退之一
生命脉故此文
是退之集中命
根其文源遠流
洪最難鑒定兼
之其筆下變化
詭譎足以眩人
若一下打破分
明如時論中一
尾一承六腹一

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
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
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四

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
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臣士奇曰孔門
之學在求仁仁
之為道甚大不
可以一端名老
氏見為小而非
毀之此千古異
學之源也退之
斥之得其要矣
顧猶曰博愛之
謂仁至大程子
定性識仁之篇
更為純備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五

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
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
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守戒

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地最近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通都大邑

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也篇終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愈之言驗矣

詩曰大邦維翰

大雅板之篇

書曰以蕃王室

微子之命

諸侯之於

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

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

援籬也音綯

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

其墻垣而內固局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六

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有不為

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

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

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

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

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局峭嚴守字精
杜牧守論蓋祖
此篇而氣之雄
壯則遠不逮矣

臣廷敬曰唐時
藩鎮聲勢相倚
故能方命自專
若失其所與則
強者無由跋扈
矣文有鑿然之
畫故下筆自爾
斬截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

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蒯通曰孟賁之

狐疑不如童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

爾雅雞大者曰蜀魯雞當作越

雞小雞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

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七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問本無此五字非是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

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

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

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提一道字為主識
解最高而用筆尤

極其古峭

容齋洪邁曰柳
子厚答韋中立
書云今之世不
聞有師獨韓愈
不顧流俗犯笑
侮收召後學作
師說因抗顏為
師愈是以得狂
名余觀退之師
說云弟子不必

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其言
非好為人師也
學者不歸子厚
而歸退之故子
厚有此說耳此
文如常山蛇勢
救首救尾段段
有力學者宜熟
讀

叙致曲折如畫真
得龍門神髓非徒
形似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八

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
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
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
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
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
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

東蔡黃震曰張
睢陽提兵卒數
千抗強賊千萬
四百餘戰無挫
衄天下奇才也
保睢陽以保江
淮保江淮以保
四海有唐藉以
中興焉天下奇
功也一死睢陽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九

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鹽官人玄宗召拜睢陽太守城陷與巡俱死
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萬春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遠雖雍丘萬春面中六矢不動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
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
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
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使國威喪
巡功業墮敗請追奪遠官爵詔下尚書省去疾與遠誠
許峴對簿百官議二人忠烈不可妄輕重事乃寢
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
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
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玄宗幸蜀令孤潮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主上存亡未
可知不如降
賊巡斬之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
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
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
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

餘事耳不當徒以其死節言以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人可以門戶論哉

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當時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者愈特辨其不然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二十

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司馬光曰賊知巡善用兵不滅巡不敢越過其南睢陽今

歸德府治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

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

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

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

督立廟睢陽號雙廟

其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

賀蘭也

霽雲頓丘人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故巡遣霽雲乞援

賀蘭嫉巡遠之

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

聞脩王志堅曰巡既死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死守睢陽人謂其功以為降賊翰少與巡善為立傳表上之肅宗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歐陽公張中丞傳跋云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畧今翰所撰世亦少矣

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王

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廩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臣乾學曰：華陽生色，真是頌頌。子長昌黎於策，最慎故唐書，援此以定許遠之案。

一解：難問闕有法。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三

爭臣論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讀官書。六年成。

進士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徒居陝州，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永叔歐陽脩曰：退之作諫論，以諫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諫而諫，諫獨以為不諫。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復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廷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其宜。

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豈無急於廷論陸贄兩事者而為諫官七年，適遇其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而而遂連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三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陽為諫官人，仰望其風采。曰：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以虛名，譏切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夫子凶。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